

村庄权力运作利益化及其效应

——基于闽南T村水库建设博弈的考察

肖日葵

(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以闽南T村水库建设博弈为典型个案,描述分化了的村庄政治、经济、宗族精英在农村公共事件中相互角力的过程,并从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视角分析了村庄权力运行的利益化趋势及其多重效应:权力的利益网络构成农村村庄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村庄精英和村民因利益的不同而发生分化,并重新以利益为纽带结成联盟,采取一系列策略追逐利益。权力的利益网络在强化村民经济理性的同时,也对村庄秩序整合有潜在的建设性作用。权力利益网络仍然交织着面子、人情、宗族等传统社会关联。

关键词: 权力运作; 农村精英; 利益网络; 效应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5)05-0046-06

Interest mechanism of rural powers' operation and its effect analysis: A case study on the event of T Village reservoir in 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XIAO Ri-ku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 Strait Relations,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Basing on the case study on the whole process of T Village Reservoir events which occurred in 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interaction of all kinds of rural elites, including political, economic, religious elite and finds out that the interests of power network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of legitimacy of T Village power,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nterest, the village elites and villagers we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alliance, meanwhile they took a series of strategies to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interests of the power network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economic rationality of the villagers, but als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village. Economic division of labor enhances the cooperation and makes village order transform mechanical solidarity into the organic unity. On the other hand, interests of the power network still intertwine with traditional social connections such as face, human relationship, clan and so on.

Keywords: the operation of rural power; rural elites; the power of interest network; effect

一、问题的提出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是理解村庄政治的基础,也是村治研究的重要环节。已有对村庄权力结构的研究主要从两种不同视角展开,一是对村庄内部各个权力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村庄权力结构的内部研究”,二是对国家与村庄的关系进行“村庄权

力结构的外部研究”。前者侧重于分析探讨村庄权力分配,并对村庄权力结构的特征进行概括,后者主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框架和市民社会理论来分析国家与村庄的关系^[1]。从研究内容和对象上看,村庄权力内部的研究主要包括农村精英研究、农村权力运行机制以及农村权力结构形态研究等。

有关农村精英研究主要关注农村精英分化及其对农村权力结构的影响。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及农村个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村涌现出许多“自由流动资源”,农村社会成员因占有的各种资源和机会不均而逐步分化为三个阶

收稿日期: 2015-08-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SH027)

作者简介: 肖日葵(1983—),男,福建漳州人,社会学博士,助教,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文化资本、台湾社会结构。

层:村干部、以经济精英为主的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其中,非体制精英的嵌入是村庄权力结构的新特点,“经济能人这一新生社会群体在农村社会中迅速崛起,逐渐形成一股影响和左右村庄治理的重要力量”^[2]。经济精英的参与使农村权力结构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并呈现出动态、开放的格局。

权力运行机制研究侧重于分析市场经济对农村权力运行的影响。研究认为市场经济重塑农村社会的价值观念,市场经济理性日益冲击传统农村社会的价值观念,并重构以利益、交易为核心等市场经济价值判断准则。随着现代性进村,现代化市场成为逐步瓦解村庄共同体的力量,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化的同步深入则引发农民思维层次的变革:“造成了近十年来农民日渐理性化,并逐渐渗入小农家庭与日常生活乃至伦理价值层面,引发伦理性危机”^[3],市场化逻辑的改造使家庭伦理日益理性化,“货币伦理”成为社会化小农阶段的基本行为准则^[4]。农村权力的基础不再是传统的文化网络,也不是公社时代的组织网络,而是市场经济的利益网络。这对农村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构成了巨大冲击。农村精英和村民的分化和农村权力运作呈现利益化特征,必然对农村的公共秩序特别是权力局势造成重大影响,以政治权威为基础逐步让位于以经济权威为主的村庄秩序,经济精英取代政治精英主政村庄,村庄权威出现了私营化趋势^[5]。

综上,农村精英和农村权力结构的研究已达相当深度,这虽为理解和分析农村精英及其权力运作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工具,但已有研究大多是从理论层面探讨,较少关注农村权力运作过程中各个权力主体的社会行动逻辑及其对农村权力结构的影响,更鲜见深入微观层面,分析农村权力主体间的互动过程。基于此,笔者拟运用个案研究方法,以村庄公共事件为切入点,分析村庄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的互动过程,以揭示村庄内部的权力结构。有别于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本研究的关注点是:在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和人际关系、权力关系理性化的前提下,农村权力的利益网络是如何体现?拥有强大资源的经济精英,他们在村庄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如何,他们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其影响力?农村的整合机制有哪些?即在利益网络构成权力合法性基础的村庄,如何使权力行使方向符合多数村民利益,

进而实现农村社会稳定?

本研究中的农村精英是指在村庄中掌握优势资源,凭借个人能力和影响力发挥各种作用,能对村庄权力结构发生影响的人群。根据掌握优势资源的不同类型,将农村精英分为掌握经济资本的经济精英、掌握政治资本的政治精英即村长和村支书以及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宗族社会精英。此外,根据精英产生的不同领域,将政治精英称为体制精英,将经济精英、宗族精英称为非体制精英。

研究的路径是运用实践社会学所倡导的“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6],通过描述和分析 T 村水库建设博弈事件的过程来分析村庄的权力及其运行。在 T 村,水库建设涉及到村里主要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精英以及广大村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围绕各自不同利益采取各种行为策略。他们对事件的影响力取决于各自所拥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水库建设博弈事件较好地展现了 T 村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互动,进而展现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全貌。在研究视角上,针对以往研究采用的“国家—社会”分析范式的不足:行动主体是二元的不是多元的,是整体的而不是分化的,忽视了国家与农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7],本文采用“制度主义—理性选择”的分析视角。这一视角有助于解释行动者的利益诉求如何以既定的制度架构为轴心实现利益的叠加和平衡的问题^[8]。“制度主义”在宏观上强调制度影响,从大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制度条件来揭示村庄内部权力结构构成的宏观原因。“理性选择”则是从微观上揭示村庄权力场域中的行动者(包括分化的国家与农民)是一个因各种不同目标与行动方式所限定的行动集团。其核心内容是行动者如何在充斥着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特定邻里空间中做出行动决策。具体到 T 村,随着国家权力上收以及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村庄各种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宗族力量等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并对村庄内部权力形成重大的影响;同时由于人际关系特别是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村庄各权力主体因各自利益的不同而分化,并在具体事件中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的是个案研究方法的参与观察与个案访谈。所用经验材料均来自笔者和同窗的参与观察和个案访谈。

二、基于利益的村庄派系及博弈策略

1. T 村派系及其形成的社会基础

(1)复兴的宗族势力与村民认同单位。T 村是闽南的一个行政村。村内有三大姓氏：肖姓、刘姓、吕姓，其中肖姓人口最多。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村内的宗族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各种宗亲会的建立，台胞捐款、修葺宗祠祖屋等行为，唤醒和强化了人们的宗族意识；村民主要供奉的是保生大帝和梅雅坝公王，每年的大年初四至初五都会有规模较大的祈福庆祝和“游香”活动，梅雅坝公王是全村特别是肖姓村民的宗教信仰核心。村里的各种宗族活动和宗教活动频繁，村民的乡土观念浓厚，社区认同感强。反过来，基于同一乡土社区产生的宗族认同感和强大的社区舆论力量对村民的影响巨大。

(2)经济发展分化诱致的社会分层。T 村茶叶种植和制茶业十分发达，以梅雅坝和石跳头这两个村小组最为典型，家族制茶小厂数量众多，许多家庭通过制茶逐步富裕起来。T 村土楼旅游资源在政府引导下得到开发，旧圩的改造以及山梅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新房建设，由此造成村里的采砂、采石业如雨后春笋般在穿村而过的小溪中建立起来，采砂业十分发达。

经济的发展使 T 村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若以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为标准，可大致分为三个阶层：上层、中间阶层以及下层。上层主要是村里的精英阶层，包括大制茶厂厂主和大采砂场的老板，如肖 RF 等经济精英(设备投入在 10 万元以上)，村书记、村长等代表着体制性权力和内生权力的政治精英，德高望重如阿诗公之类的宗族精英。中间阶层包括肖 RF 的妹夫肖 DF(肖 RF 的助手)和小学校长刘 QH 等普通村民需要其发挥沟通、教育等功能的人，也包括小制茶作坊主、养殖厂厂主和种植大户。下层主要是普通村民，或受雇于制茶厂或是沙石场、或外出打工或种植茶叶的村民。值得指出的是，有些人可能兼具多种角色，如村长肖 HJ 既是村干部也是制茶大户。

此外，复兴的宗族势力在 T 村水库建设博弈中被各方援引和借力，基于相同利益而形成的阶层力量推动水库事件的发展。正是复兴的宗族势力和经济分化造成的社会分层成为派性形成并展开博

弈的社会基础。

2. 水库建设及其引发的利益冲突

T 村水库由村支书刘 CJ 与一个投资商合作建设，属个人投资。经过勘查，选址定在梅雅坝下楼处，原因是容量大，地质结构优良，而且有落差，几乎不用拆迁房子。但水库蓄水后，将淹没位于上游的河滩，河左岸的梅雅坝公王庙以及肖氏祖母坟，河右岸的约 3 公顷的茶园，0.8 公顷左右的水田以及菜园。同时有可能危及制茶大户肖 FW 和村长肖 HJ 以及一些富裕村民的新房。

建水库引发的冲突，首先是在赔款问题上。村支书刘 CJ 宣布茶园每 0.067 公顷赔款 1.5 万元，其他的菜园和水田 0.7 万元。对于这样的赔款，经济精英如主要制茶大户肖 FW、肖 XH 以及村长肖 HJ 等都不满意。他们认为赔款太低，弥补不了损失，更阻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计划。空调、暗箱制茶设备将成为沉没成本，尤其是茶园淹没的均是引进的新品种，这些茶园两年后亩产值将达到 1.2 万元/年。

一些菜园园主和村民则极力赞成建水库，如果按照赔款，他们的菜园每亩能净挣 4 000 元，还能出外打工，不影响家庭生计。另一些经营小茶园的村民面临着艰难的心理斗争：一方面，这个赔款数目对于他们来说确实具有诱惑力，但是水库将导致生活方式的变迁，他们对以后的生活缺乏信心。而且村民认为修水库，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不大。

其次，在河滩的沙石场方面，水库建成后，沙石场厂主肖 RF 和肖 DS 的利益将被淹没在水中，这无疑遭到他们强烈反对。他们已经在沙石场投入了巨额资金修道路，采购碎石机、淘沙机等设备，并接下大量订单，订单若不能及时完成，损失将是巨大的。村支书没有跟他们打招呼，更没有提及赔偿他们的损失。那些受雇于沙石场的农民也担心自己的饭碗因水库而丢掉也反对建水库。

最后，水库建成蓄水后，将淹掉梅雅坝公王庙，并可能危及肖氏祖母坟，这激起村里宗族精英的强烈谴责，特别是阿诗公：“梅雅坝公王庙前年才进行整修装饰，梅雅坝公王也十分灵验，有谁敢动庙宇，必遭到报应”，“肖氏祖母坟是肖氏祖先的象征，如果有谁敢动，视为大不孝，这种人不配姓肖，以后他们家如果有人过世，他们的灵位不准进入宗祠，他们生的小孩也不能视为肖氏的新丁记入族谱”。

3. 利益冲突过程中的斗争策略

(1) 村支书刘 CJ 的策略。村支书刘 CJ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意识到水库建设遇到了很大阻力。尤其是召开村民大会的那天, 矛盾被进一步激发, 跟水库有利益关联的村民小组如梅坝组、顺兴组、后田组的村民公开骂他。肖 RF 和肖 DS 以及与河滩有利益关联的村民反对最为激烈。为此, 刘 CJ 积极与村会计刘 KH 和几个参股的刘姓村民采取应对策略。

首先, 援借上级政府的权威资源, 村支书凭关系请动副镇长, 为建水库增加政府权威, 同时对村长施加行政压力。但副镇长的出面, 更激发了村民对他们的厌恶和反感。同时, 他借助第三方力量, 请村会计和威望比较高的小学校长刘 QH 分别去村长肖 HJ 和肖 FW 家, 摸清二人的博弈目标和底线, 最终村支书刘 CJ 决定做出让步——在水库建成后他们可以拥有 10% 和 8% 的股份, 以此换取二人的支持。但是这个消息不胫而走, 很快在村中传播开来, 村民对此议论纷纷。

其次, 刘 CJ 通过主要的菜园主肖 QW 和小学校长刘 QH, 让他们在其他村民中大肆宣传建水库的好处: 以后就不会因为洪水而提心吊胆, 而且方便灌溉。但许多村民并不买账: 一是面对洪水, “再怎么淹, 也不会把家淹了”, 但是水库隐患更大, 一旦出现险情, 就要面临覆顶之灾。二是洪水通常会清理河道, 冲走垃圾, “QJ 村、ML 村建了水库, 河里没水, 连洗衣服都困难, 整条河都是垃圾。”

最后, 由于历史积怨, 村书记仍留有后手。由于过去在做茶叶生意时与肖 RF 和肖 DS 那一房的人有过冲突。村支书并不指望能和他们妥协。加上这次反对的声音, 主要是肖 RF 等人挑起, 因此刘 CJ 决定去镇政府告发肖 RF 和肖 DS 的沙石场没有开采证, 以期政府取缔他们, 为建水库扫除障碍。

(2) 非体制精英的反抗。肖 RF 和肖 DS 认为村支书不仅不对他们所承受的损失赔偿, 而且背地里还告发他们。新仇旧恨使他们十分愤怒, 大骂村支书的同时, 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抗争。

首先, 将与村支书有关联的茶叶生意割断, 在收购生茶和半成品茶上与村支书展开价格竞争, 企图在茶叶生意上排挤村支书。同时, 积极与肖 FW 沟通, 希望他能站在自己这边。肖 FW 和他从小

一起长大, 刚开始做茶生意的大部分资金和技术都是靠肖 RF 支持, 直到现在, 他的茶生意还得仰仗肖 RF 的客户网络; 肖 RF 在村里的声望高, 许多小制茶作坊主都受过他的技术恩惠和资金支持, 他们的半成品茶绝大部分卖给肖 RF。论讲兄弟义气还是切身的经济利益, 肖 FW 最终决定和肖 RF 一起反对水库建设。

其次, 肖 RF 努力争取村长肖 HJ 的支持。他提醒村长若与姓刘的合作, 会把自己名声搞臭。并向村长许诺以后茶叶生意上会有更大的合作, 可帮村长换购大型制茶设备, 而且会更加支持村长所开展的村务工作, 甚至可以帮村长兑现竞选承诺: 将村小学整修。同时, 肖 RF 强调一直以来村支书大权独揽, 村长要为姓肖的争口气把权夺回来, 以后这方面的事, 他更会鼎力帮忙。

再次, 肖 RF 登门拜访阿诗公, 希望阿诗公出面保护梅雅坝公王庙和肖氏祖坟。于是阿诗公联合了村里其他有声望的老人, 在村民中宣传建水库会破坏风水, 谁要是敢建就是对祖宗和神灵的大不敬, 会遭报应, 谁要是支持建水库就不是肖氏的人。阿诗公还直接去村长肖 HJ 家, 向他一再强调水库不能建。对肖 HJ 说他之所以能当上村长是因为肖氏村民的支持, 现在绝对不能为了一点钱、一点股份, 而做出对不起宗亲、祖宗和神灵的事。他如果支持建水库, 将被村民唾弃, 威望也将荡然无存, 难以在村里立足。

最后, 肖 RF 通过他那一房的亲戚以及在他沙场打工的村民, 在村民中大肆宣传建水库只是村支书一己之私, “姓刘的, 要淹咱们姓肖的祖坟”, 挑起宗族情感, 广大村民更加反对建水库。

如此, 在经过一般策略博弈之后, 以肖 RF 和阿诗公为首的水库“反建”派, 赢得了村里的主要经济和政治精英肖 FW 和肖 HJ 的支持, 同时许多村民担心建水库会对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不利影响, 尤其是担心水库的安全以及祖坟和梅雅坝公王庙被淹, 大多反对水库建设。最后在村民代表大会的公开表决上, 由于绝大部分人反对, 水库最终无法动工。

三、村庄权力运作利益化趋势及其解析

从水库建设博弈事件可以看出农村社会的权力

重心慢慢转移到了利益派系领袖身上。围绕着是否要建水库, T村形成了以村支书和村会计为首的支持倡导派和以肖 RF 和阿诗公为首的反党派, 双方以利益为核心采取各种策略进行斗争, 使得 T 村的权力结构得到充分展现。在以派系为核心, 按利益关系的大小和关联度向外扩展的新型差序格局情况下, 乡村公共权力的分配也常常遵循新的利益性差序^[9]。因此, 无论是精英个人还是普通的村民都会采取多种形式和策略, 争取或给予与自己利益更为密切的人。

首先, 整个事件的发起者是村支书刘 CJ, 为了使水库能顺利建设, 他采取了增加赔款、股份, 让菜园主刘 XQ 宣传建水库好处, 告发肖 RF 等策略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从事件的过程中可看出村支书是一个赢利型经纪, 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企图靠自身权威来推动水库建设, 忽略了占绝大多数的肖姓村民利益, 因而遭到他们的反对。村长肖 HJ 则更倾向于是个保护型经纪, 但这种行为并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 他的保护行为一定要有文化或经济上的理由。文化上的理由是对村庄的认同, 阿诗公的宗教和宗族压力以及村民在知道他和村支书的交易后议论纷纷的舆论压力; 经济理由是为了维护自己茶叶生意以后的发展, 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 通过支持肖 RF 来换取自己未来的生意和“仕途”。在村长与村支书的互动中, 村支书较为强势, 做事风格强悍, 加上村长上任不久, 水库事件开始阶段基本上绕过了村长, 二者互动关系主要是“交换—互惠”。但由于村长是广大肖姓村民选举出来的, 加上阿诗公和肖 FW 的拉拢, 村长最终还是选择支持肖 RF。

其次, T 村非体制精英力量强大, 他们掌握着优于一般村民的经济社会资源, 具有较强的政治社会影响力。T 村非体制精英尽管异质性程度高, 但由于茶叶生意上的利益相连, 他们又联系紧密, 具有潜在的一致行动能力, 并可能联合起来向体制精英发难。水库事件中, 非体制精英之间的互动主要表现为肖 RF 同其他经济精英、中间阶层、村民的互动。肖 RF 凭借掌握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以及自身利益与宗族利益的一致性, 赢得了其他经济精英和广大村民的支持, 并促成非体制精英之间、村民之间的联系程度由原来的松散变得十分密切,

壮大了非治理精英的力量, 提高了他们一致行动的能力。

最后, 在宗族方面, 尽管阿诗公未能对村庄的公共事务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但是在社区记忆强的 T 村, 其间接的影响不可低估, 他通过所能影响到的村民会对其他各种精英产生显著性影响。这说明, 中国乡土社会的本土性组织资源对于村庄民主的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宗族组织的存在会有效地促进村庄民主的发展^[10]。还应看到, T 村也存在着功利性宗族, 许多同姓同房的兄弟在经济活动中往往互相帮扶, 以经济利益为纽结联合在一起, 如肖 RF 和肖 DS。T 村的许多制茶小厂就是以兄弟或姻亲为纽带的经济共同体, 这些经济共同体就为更大规模的利益联盟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权力运作利益化突出表现为: 村民的行动策略以利益为基础, 他们因利益的不同而分化, 并重新以利益为纽带结成联盟, 采取一系列策略追逐利益。在利益派系博弈背景下, 农村权力的利益网络特征明显: 当权者其权力的运用充满理性的经济上的考虑; 权力的支持者也是考虑当权者权力的行使能够带来多大的好处。在 T 村, 村支书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建水库, 肖 RF 为了砂石厂的利益而反对建水库。作为中间人或者旁观者的肖 FW 和村长肖 HJ 也以经济利益为核心。支持谁取决于村支书和肖 RF 二人中谁能够给他更大的利益。支持村支书的一部分村民就是冲着能从赔偿中得到好处, 而大部分村民之所以反对村支书, 原因在于修水库并没有给村民带来实在的好处, 相反他们认为水库会带来风险并造成生产、生活的不便。

农村权力运作为何出现利益化的趋势, 可以从“制度主义—理性选择”视角来解释。宏观上, 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权力的上收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 村庄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为催生经济精英奠定了客观基础。经济精英不断强大, 凭借着自己所拥有的经济资本, 技术资本, 对市场较强的驾驭和应付能力, 以及在带动其他村民致富时所给予的恩惠, 往往在村庄中形成极大的影响能力。同时, 随着国家权力从农村权力场域中退出, 宗族权力影响也不断扩大, 尤其是在一个强社区记忆的村庄, 社会文化精英、宗族族长和德高望重的老人通过影

响村民而间接影响村里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在 T 村,非体制精英崛起,打破了以往村支书大权独揽的局面,使村庄权力的运行朝着维护和实现大多数村民利益的方向。在此情况下,社区精英更多的是作为社区利益的代表而非充国家利益的代理人。可见,非体制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有助于村庄权力合法性构建。

微观上,市场经济的渗入,非体制精英崛起使得村庄权力基础由传统的文化网络或组织网络向利益网络转变。各个行为主体都是以利益为核心的行动者。无论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还是普通的村民均因利益的不同而分化,同时又以利益为纽带重组成各种利益小联盟,并采取各种行为策略去追求他们所认为的经济利益或宗族社会利益最大化。

四、结论及讨论

T 村水库事件一方面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村民异质性程度提高,以市场和利益为核心的经济理性日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展示了非体制精英和体制精英的权力博弈。在个体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村庄中的非体制精英凭借着自己所拥有的各种资本,特别当有人出面把非体制精英联合起来时,这些精英的力量十分强大,可以占据着村庄权力的高层,对村庄事务起着主导性的影响。因而,在这类村庄中非体制精英之间的互动以及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的互动对村庄权力合法性的构建具有同等重要性。

在村庄权力运作利益化背景下,当权力运作基于利益的交换时,易变的利益关系往往难以构成村庄权力的稳固基础,农村权力运作利益化冲击着农村权力秩序的稳定。那么,当前农村新的整合秩序何以可能,是否存在新的整合机制?一方面,村庄的权力运作并不是彻底的、绝对的利益化,它总与村庄的历史、文化存在着特定链接,尽管后者的影响日期衰弱,但依然保持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农村,虽然权力的利益网络特征明显,但它又是一个社区记忆强的村庄,无论是经济精英还是广大村民,其行为会受到乡土意识和传统观念制约。他们的决策以经济利益为核心,但交织着面子、人情、宗族等传统社会关联。

另一方面,权力的利益网络对村庄传统秩序具有破坏性的同时,也对村庄秩序整合具有潜在建设性作用。权力的利益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市场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日趋经济理性的结果,它不可避免地会对传统以自然经济或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村庄秩序造成极大冲击,但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生产联系的紧密性,特别是分工的发展,经济协作的增强,村庄的秩序具有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潜在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以利益为核心的派系联盟是实现整合秩序的基础。在 T 村,制茶业十分发达,茶叶产供销链条中各个生产环节是均需紧密合作,只要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普通村民和精英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因而,经过市场洗礼的普通村民尽管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这就为村庄权力行使以维护绝大部分村民利益为方向奠定了基础。由此可以看出,农村新的整合机制在于市场经济的分工协作性以及特定村庄历史文化相连接的权力利益网络。

参考文献:

- [1] 金太军.村庄权力结构研究综述[J].文史哲,2004(1):160-162.
- [2] 卢福营.遭遇社会分化的乡村治理[J].学习与探索,2007(5):1-7.
- [3] 鄢庆丰.现代化视野下的市场、国家与税费改革[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73-175.
- [4] 徐勇,邓大才.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J].学术月刊,2006(7):5-13.
- [5] 宋婧,杨善华.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以苏南某村为案例[J].中国社会科学,2005(6):129-142.
- [6] 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5):83-96.
- [7] 桂勇.复旦社会学论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99.
- [8] 林尚立.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38.
- [9] 卢福营.群山格局:社会分化视野下的农村社会成员结构[J].学术月刊,2007(11):22-27.
- [10] 孙秀林.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 400 个村庄的实证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8(6):80-107.

责任编辑:陈向科